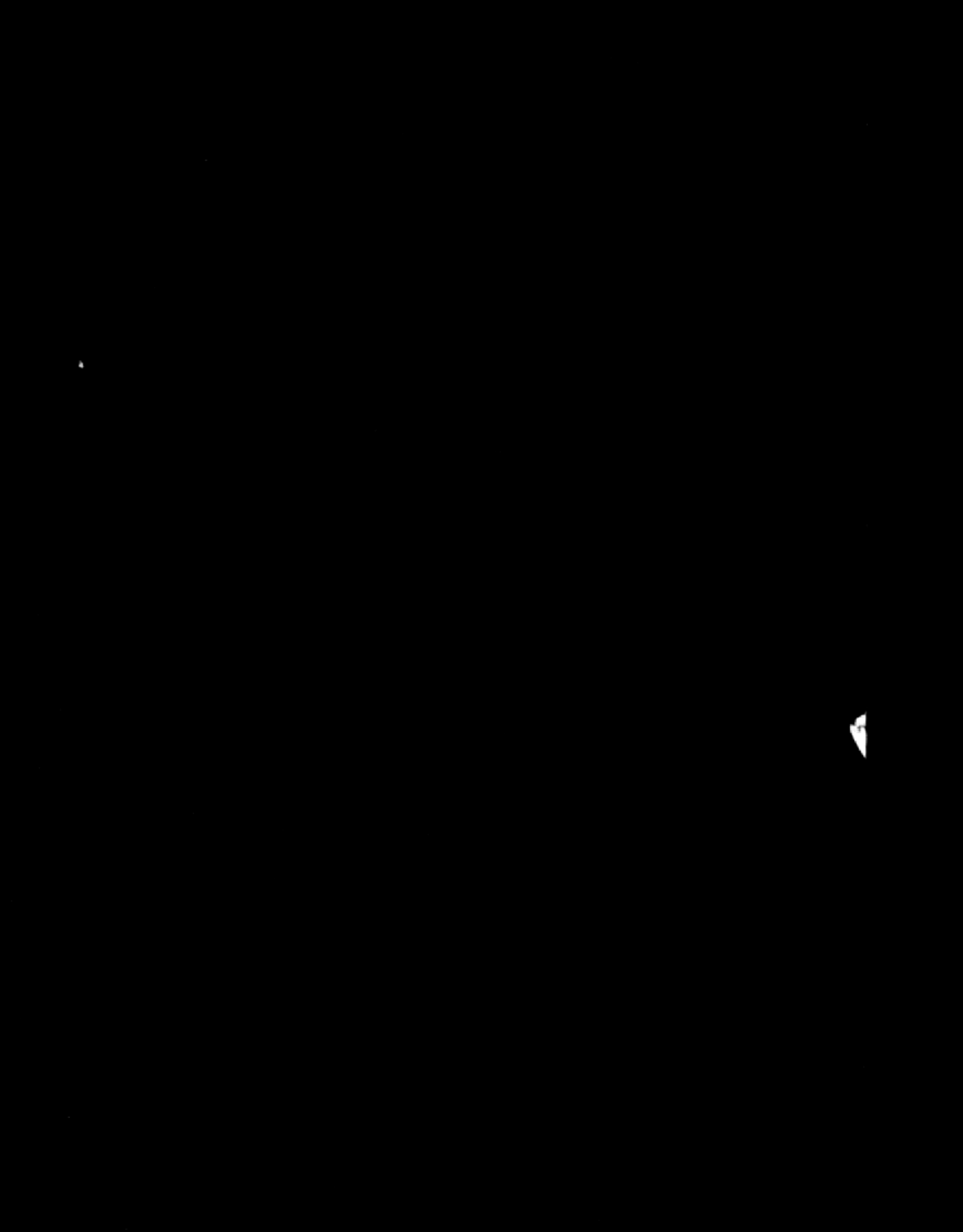


1943 年

第 1 卷第 1 期-

第 2 卷第 5/6 期



2

味問人

118

號刊創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版出日一月一南京國國民館藏一第卷一第



行銀業興京南

七、其他一切銀 行業務	六、代理收解款 項	五、票據貼現	四、各地匯款	三、放款	二、活期兩便存 款	一、收受定期活 期往來存款
----------------	--------------	--------	--------	------	--------------	------------------

號六二一二二：話電。號七十六路華中京南：行總
內場商央中路興復京南：處事辦
(號八八七三七話電) 號二路培爾亞海上

行銀民安 徽安

辦事處： 滁縣	分行： 蕪湖	總行： 蚌埠	： 務 業				
			一切業務	其他銀行	倉庫保險	貼現抵押	儲蓄匯兌

050
985.21

新新新

恭賀新禧



人間味 創刊號目次

我們的話.....	本社(二)
太平天國時代南京城的人間味.....	何海鳴(三)
北平的一味兒.....	果(五)
談兒戲.....	傅彥長(八)
試馬記.....	許錫慶(九)
長辛店到延慶樓.....	下走(一〇)
記吳清源.....	余一丁(一二)
梅蘭芳嘴裏與嘴上的「不」.....	吳觀畫(一三)
南宋人的吃.....	盛國成(一五)
從喝酒說到戒酒.....	蔣山(一七)
此中人語.....	智深(一九)
人力車夫也有風尚.....	東野平(二〇)
我家.....	柳黛(二一)
可紀念的一餐.....	呂瑛(二三)
記士布博士邵爽秋.....	楊敬遠(二五)
編輯後記.....	滕樹毅(二七)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社長 胡志壽
主編 滕樹毅

發行者 人間味雜誌社
朱雲路八十三號

發行所 人間味雜誌社
朱雲路八十三號

印刷者 新中印刷公司
道黃井十四號

總經理 中央書店

本刊每逢一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元

定價(連郵費)	半年		全年	
	本埠	外埠	本埠	外埠
	十二元	十二元五角	二十四元	二十五元

國民政府登記證京誌字第一二〇號
宣傳部

廣告價目表

類別	大		小	
	頁數	價目	頁數	價目
後封裏	全	陸百元	全	陸百元
正封裏	全	陸百元	全	陸百元
後封裏	全	陸百元	全	陸百元
普通	全	陸百元	全	陸百元
普通	半	陸百元	半	陸百元
普通	四分之一	陸百元	四分之一	陸百元

623310 南京圖書館藏

我們的話

「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這是佛家言。我們是人，不是佛。我們對於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只覺其有，不覺其無。只能說有，不能說無。

照佛家排列的順序：眼耳鼻舌，色聲香味，味屬於舌，舌專司味。世人所謂甜酸苦辣鹹，即由舌端辨別之五味。但舌之味是味，其他眼耳鼻身意所感應到的色聲香觸法，也何嘗不是味。舌之於味，不過是狹義的味，形下的味。眼耳鼻舌身意之於色聲香味觸法，可名為廣義的味，形上的味。我們不但以舌為舌，我們以眼耳鼻舌聲意為舌。我們不僅以味為味，我們以色聲香味觸法，都名之曰味。這種味，上不在天堂，下不在地獄，因為彼蒼冥冥！只能讓天文家哲學家去探索它的味。大地疆疆，也只好請地質學家幽靈學家去研討它的味。我們只管人間的味，我們要知道的也只是「人間味」。

別於天地之謂人！人的感覺都是「味」。雖然我們要知道的僅僅是人間味。但從橫面看：九萬里之廣，五大洲之巨，都在人間。更從縱的方面說：去，來，今，三個階段，也沒有超出人間外。我們對於這樣廣泛的空間時間，要找取一點味，由自己體驗，推而至於人人咀嚼；從現在感覺，更擴展到過去的回憶，未來的想像。這個使命，自其大者而言之，可以編成「萬味全書」，可以寫出「知味年鑑」。自其小者而言之，至少也可以解剖到人生的縱斷面，橫斷面。反映出人生的光明面，黑暗面。叫大家辨一辨人在世間，究竟是一種什麼味兒？既名曰人，其中真有人味的，到底佔到百分之若干？千分的多少？更要在辨別各種滋味之後，創造出一種標準的味，適度的味，來滋養我們的眼耳鼻舌身意，來增進我們人類的健康。這是我們的一點微旨，一點初衷。

味乎！味乎！大家來體會；大家來領略；大家來交織，反映；湊合成萬百千味底總匯的這一冊「人間味」吧！





太平天國時代南京城的人間味



「太平天國時代南京城的人間味」，這個題目，看起來似乎有點奇怪？因為：無論我怎樣敢于倚老賣老，但究竟是前清光緒十七年所生的人，總沒趕上太平天國那個時代，也沒曾身歷其境的住過太平天國的南京，那裏會知道那時期的南京城的人間味？如今硬要憑理想與臆測，大膽描寫出這一階段的人間味，自不免信口開河（不是信府河）與隔靴搔癢，會貽笑于當時的古人吧。

然而不怕它，當時的古人，時代也隔得已遠，漫長命富貴的能留住在我如今這個時代，自也不怕他們會從墳墓中爬出來給我以訕笑。或許我更便宜些，能依據他們古人在當時所寫的筆記和史料，而隨便臆測出當時片鱗隻爪的人間味來，也還八九不離十。不過，憑書本子臆測，固也是一個多少不失依據的好方法；但盡信書不如無書，書也未必全靠得住，如再能摸索古人遺跡，從那些多少還能傳留到今的諸般朕象，加以勘斷，也許所可能發現的還比較的多充分些？好在那時期距今又究不甚遠，世間上的殘痕舊跡也還保留得一些，此身現在南京，或不難從青備社會傳統的事態上，來一個勘查與臆測的鉤稽。

再說，什麼叫人間味？如從我佛的人生哲學上講，味是六塵中的第四位，由於六根中第四位的舌所發生。另在唯識論的八識中，亦屬於第四識之舌識。但從舌根而咀嚼出味來，還可以隨後時常玩味與回味，若眼根之生色塵，繼以分辨色采，亦能於後來閉目即重現色相，永可憶其幻妙。則亦可與第六的意識，同時俱起，并因執為我見我有，再發生第七末那識，又更由此潛藏永在，隨時可以青備熏染，化為世間人所共有的第八阿賴耶識。庶幾此人間味一名詞，依此唯識論以為解釋，尚為洽當無比，而以所謂意味為其味之別名。味固能起意，始可玩味與回味；而意識演變潛熏到阿賴耶，這尚其是人間味有延續性的意義，從古到今，殆也可循迹玩測而求。

我雖不是太平天國時代的南京人，但在我的老輩中，如先祖父，就曾在攻打南京的湘軍中游過幕；又有我岳家的岳祖，也是湘軍中的武將，更有個大伯娘，幼時被長毛擄去過，好不容易才在太平軍中脫身出來，都更給我講了些長毛故事。如一一與史料筆記參證，要可判斷得出太平天國的民族主義，與前明朱元璋還我大漢河山的立場一樣，原也是很對的，并也足號召人的。但他們的政治上的手段與方法，以及典章制度等，體是太糟了，糟得實是不敢恭維以為高明。什麼天父天兄，上帝耶穌，在當時固也算是首先吸收西洋宗教教化，不能說不新鮮，只可惜太早了一些。

，與太尖端了一些，那時的一般中國人，儒生儒經的關經，還很頑強，尙不甘盲目崇拜西洋，自覺得那些改良的新玩器，全都格格不入，與中國歷代傳統下的古先王典章制度，大相逕庭，滿不像樣。所以老抱著書本不放的翰林公會文正，真肯組織湘軍，與太平軍爲難，以助清者而救國救民，兼以保衛儒道，說穿了來，就是會文正這些儒生們看著太平天國的一切政治作風，太不對味，與太不够味而已。倘若洪秀全能過那麼幾十年才來改制，西風東漸已久，有許多高等華人，已習慣了那種洗禮上的珍珠，也許入鮑魚之肆，久而忘其臭，便也以爲深合脾胃，對了胃口，能津津有味地去隨順這天父天兄，力助其成，也未可知？

但是，那些湘軍功臣們，能在南京以外，把南京的太平天國看作不合人間味，而必要去攻打他；至於那些遭逢不幸被陷在南京圍城中的南京人們，縱深知這味道不好受，卻仍須一憑宿命播弄，非飽嘗這種不對胃口的人間味不可，那卻是一種最難堪的怪味與臭味，也太虧當時的南京人消受下去！

本來，洪秀全的又一大失策，是不求進取，只圖苟安，不聽錢江王韜之言，大舉北伐以冀定中原，卻在得了這南京六朝勝地後，便關起門來作天王老子享樂，更還鬧出些東王北王皇妹洪宣嬌種種爭風與酷自相殘殺的醜劇，以致南京雖定爲天國名都，自始就被清軍攻圍著，苦守了好幾年，徒使南京人備嘗苦味，到頭仍是一場空，只落得個國破家亡，遺下一大片廢墟來，供後人回味憑弔，就是當時的西洋人，也不屑承認他這天父天兄是耶和華的一家人呢。其間，雖有個天將林鳳翔，曾孤軍北上，已打到天津獨流鎮，終以未曾獲勝，後方失了連絡，一切補充供給不上，仍被蒙古王僧格林沁消滅。那時有位官家小公子，被稱爲小神童的易順鼎，被陷賊中，戴上戲班中的紫金冠，也仍是嫌它不鹹與味，換上了大清朝的翎頂補服了！

南京城的人更不是味，同陷在圍城中好幾年，不够嚼，也不够嚙的，偶爾開一回城門，急急出去採採柴料與汲取飲料，上紫金山與登臨大江邊，都有吳毛兵監視著，辦完了差，急急押回城來，仍自忍渴挨餓。但這種苦味也不算白喫，爲了那一時的需要，南京人竟會在城裏種起米穀和菜蔬來，以圖自給，又隨地知以亂草與菜根曝乾了作柴薪，地無棄物，變成南京人勤儉吃苦的好習慣。尤其是婦女們在女館中服各種勞役，成爲慣常，至今傳下風氣，也都是很儉樸，能操作。我人今日縱觀南京城內滿地是菜園的都市唯一特殊的現象，例又不得不承認當時的人間味，還傳留下一點轉苦回甘的好辣子與好滋味呢！

還有，「散盡山川是建康」，張之洞雖如此阻咒；但這種實安逸樂，毀壞了六朝以來多少朝代，并毀壞了太平天國以後，初到時被這場戰爭，把它的豪華量盡，全付之一炬了，至今還是剩的滿眼破爛，不全復元，其重給與南京人生於憂患的人間味，該不應再以訛傳訛之了吧！就是當時最後的會文正，也深知南京人想後餘生過得實是乏味，特主張恢復秦淮河的風月繁華，開闢南京人送經苦難的人間味，重發生厭樂生的新趣味出來，好延續這人間一往無窮的生機，那麼，縱在今日還提到這人間味，也還是主張人間隨時隨地，都得有恰好的世味和人味才好！

黃米麵，等等，小米麵可以蒸「絲糕」，名字滿好聽，吃起來也不難，道地的北平人，可以在裏面放了棗，赤糖，格外甜美；還有一種街頭攤子，專用小米麵作成厚約半寸的餅，放在鍋邊烘熟，上面是軟的，下面有一層焦黃皮，很好吃；棒子麵可以煮成粥，蒸為「窩頭」，又可以切成小塊，煮熟加一點青菜，好像我們吃湯麵似的，北京叫「嘎嘎兒」，老實說，在北方，只有這些才是「人間味」，大米白麵只有付之「天上」了。不過是像這些瑣屑的食品，北平人也要弄出一個「譜兒」，使他格外適口些，好看些，從先我常看見貧苦的老太太到油鹽店買調料及青菜，（北平每胡同口皆有油鹽店肉店，而油鹽店都帶賣青菜，或帶米麵，不像南京之買小菜動輒奔走數里以外也）一個銅板，要香菜，（即芫荽）要蝦米皮，要油，要醋，要醬油都全了，回家用開水一沖，就是一碗極好的清湯，普通常叫這種湯為「神仙湯」，一個銅板而包羅萬象，真是「神仙」！吃韭菜餃子必須佐以芥末，吃烤羊肉必有糖蒜，吃打滷麵必須有羊肉油，吃炸醬麵之醬，必須是「天源」或「六必居」，抽烟要「豫膏」，買布則八大「祥」，燒酒須東路或涑水，老酒要紹陳，甚至死了人，槓房要那一家，飯莊要那一家，執事要全份半份，都要細細考慮，不然總會給人訕笑，這就是所謂「譜兒」，而我們在旁邊的人看了，便覺得有味兒。

請放棄功利的觀點，有閒的人在茶館以一局圍棋或象棋消磨五十歲以後的光陰，大約不算十分罪過吧。我覺得至少比年青有爲而嬉了七八個歌女什麼的對人類有益處。若然，則北平是老年人好的頤養所在了。好唱的，可以入票房，或是帶玩票的茶館，從前像什利一溜河沿的戲茶館，坐半日才六至十個銅板，遠處有水有山，有古刹，近處有垂楊有荷香有市聲，餓了吃一套燒餅油條不過四大枚，老旗人給你說譚鑫培的佚史，說劉趕三的滑稽，說什利海擺冰山的掌故。伙計有禮貌，不酸不大，說話可以叫人回味，「三爺，你早，沏壺香片吧？你再來段，我真愛聽你那幾口反調！一親切，而不包含虛偽。養鳥或養魚北平也有不少行家，大清早一起先帶鳥籠子到城根去溜溜，有未成名的伶人在喊嗓子，有空闊的野地，有高朗的晴空，鴿子成羣的飛來，脆而悠長的哨子聲畫破了空氣的沈寂，然後到茶館吃盃茶，用熱手巾揩把臉，假定世界不是非有航空母艦和轟炸機活不下去的話，像這樣的生活還不是頂理想的境界嗎？

在北平有一句話非記熟不可，是什麼？就是「勞駕」。這在日文，可說是「敬語」，一定要加「依他惜媽死」的。北平的勞駕一語，應用很廣，並不一定是托人作了什麼事，就要表示謝意的說句「勞駕」，大街上腳踏車和包車互撞了，打得頭破血流，旁人或警察來勸架，一造必說：「不是，您不知道，這小子撞了人連勞駕都不道，簡直不是東西！」那一造就說：「他媽的，誰先撞誰，我憑什麼給你道勞駕，你還應該給我道勞駕呢。」外鄉人聽了，會疑心到勞駕是什麼寶貝東西，要不

爲什麼爭得這樣利害？其實勞駕不過一句空話，可是北平人就非常在乎這句代表禮貌的空話，所以，欠了債還不出固然可以道勞駕，就是和人借錢，也未嘗不說勞駕，於是勞駕之聲，「洋洋乎盈耳哉」。這種表現，十足證明了北平人之講禮貌，好體面。七百年帝都，貴族，巨宦，達官，學者，那一條胡同裏沒有幾個？把這地位在沙漠地帶的北狄之國，涵茹成文教之邦，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的了。在「探親相罵」一劇中，鄉下親家大受城內親家之擲檢，這裏所說城內，當即暗指北平，北平罵人常以「鄉下人」三字代表之，意即謂其無禮貌與魯莽也。有時我看見担了担子賣酪的旗人，在通衢遇見長親，立即放下担子請一個「蹲安」，「您好！大叔？」又嚮亮又柔和，衝口而出，從容而不勉強，雍容而不小氣，此亦他處看不到之「王化遺風」也。比鄰而住，昨天晚上還見面來的，今天一清早，第一次相會，一定要問「您好，您吃茶啦？」這也是旅人的規矩，而侵淫至於一般住戶者。但此風在商店裏更明顯，無論多大的門面，只要你進去，一定很客氣的招待，即如瑞蚨祥，是北平第一等綢緞店，顧客進去敬烟敬茶，雖然翻閱許久，一點東西不買，也絕不會被罵爲「豬羅」，況且，在這樣殷勤招待之下，隨你什麼人，也不好意思不買他一點，這也未嘗不是最好的廣告術呢。最近十年，海派作風，才漸有流入北方者，如三友實業社，中原公司，兄弟商店之類，都是帶理不理，眼高於頂，道地北平人，很少有人願意看這付嘴臉，除非大減價，一塊錢可以一條全幅被單的時候。

除去上述特殊的味道以外，北平可以咀嚼的東西太多了，最老的大學，最老的書店，僅存的皇宮苑囿，這是代表文物的；最講究的戲劇，最漂亮的言語，最溫厚的人情，這可以代表生活的藝術，……越漫堂日記云：「郡中風物有三惡：臭虫，老鴉土妓；天苦多疾風，地苦多浮埃，人苦多貴官；三絕無：好茶絕無，好菸絕無，好詩絕無；三尙可，書尙可買，花尙可看，戲尙可聽；三便：火爐，棧房，邸鈔；三可喫：牛奶蒲桃，炒栗子，大白菜；三可愛：歌郎，冰桶，蘆蓆棚，凡所區區懸之門面，當無能易一字者矣。……」李氏說話是以刻薄著稱的，又特別迴護其家鄉（紹興）的好處，然此處亦不能不標舉可愛尙可數點，且李氏後半生幾乎三十年的光陰，都住在這古老的城內，光緒以後的日記，很少談到京師之可厭。現在去李氏之死，又五十年，他所認爲多的，惡的，如今亦大都變作供人回想的對象了，所以，不要就別的說，只就歷史一項說，北平已竟是比任何城市「夠味兒」了。

北平的味兒，不知何日再享受一番。

十二月十七日紅紙廊



談兒戲

傅彥長

我們都是不肯去注意兒戲的人，而兒戲也的確並不是一本正經的東西。

三朋四友在宴會中談到以前大可回憶的事情，大概說來，也不至於說到兒戲的話。

其實，我們所說及的遊戲人間，在兒戲中反而一點也不存在。只有兒童纔是尊敬客觀世界的人類。

客觀世界的論理性，本來第一就該以兒童為對象的，可是同一切奇異的想像一樣，兒童教育的努力，反而是很新的舉動。

有一位規矩朋友，他的唯一消遣就是看童伶劇團所演的戲。他說，他們都是一本正經的藝術家。

的確，即使是一個跑龍套，倘使給童伶去扮演的話，他也是一本正經的。至於大人就不然了，他們對於客觀世界已有遊戲人間的看法，所以做跑龍套一類的腳色，在扮演時候，總提不起精神。

潦倒的藝術家，在職位方面是不求上進的，但對於生活，卻一點也不會有遊戲人間的態度。他是不放鬆的人。於是這不求上進的藝術家，時常使你感覺到有一種很嚴肅的儀表壓迫着他所生存過的客觀世界。也惟有這樣，人類的生存纔是一本正經的現象。

在兒戲中，大家都不肯放鬆，但在遊戲人間的場面上，則又以禮讓的客氣話為主了。



試馬記

許錫慶

我從未騎過馬，今天試馬還是生平第一次生活的新花樣。

記得在童年的時候，僕人領着我過隔鄰一間學校去頑耍，見到幾匹馬在吃草，那個馬夫要抱我到馬背上去，嚇得我連忙跑回來了。後來很後悔失了一次試馬的機會。

數來已是十年前的故事了，在嶺南一個嚴冬的晚上，幾個朋友在圍爐話舊，隨意攀談。偶然提起一個尋常的話題，如何才是人生豪放的境界，有人說是大碗酒大塊肉，飲醉食飽之餘長歌寄意，有人說是一個人獨登高峯大聲狂嘯，但另有一位朋友，（記得好像是甘乃光先生，）他說咬大雪茄騎高頭大馬，亦是人生一樂。我從未騎過馬，我無從尋味這騎馬的樂趣，但我一直憧憬着這種豪放的境界。

昨天到來雲仙，聽草野說，明日大家騎馬上山去，大家很高興，除化人兄外，其餘都沒有騎過馬，古人有醉肉復生之歡，我們倒也有消磨一點肥肉之感。

今早清晨便醒來，吃過早餐後，聽說馬來了，大家都到旅店門前看馬去。各人選定了自己的馬，馬夫把一條騎馬的褲給大家穿上。雖然口

是百孔千瘡，但黑底白條，倒像一條禮服褲，我穿了禮褲，按着馬鞍一躍上了馬背，試馬的禮式就此宣告禮成。

十多匹高頭大馬從旅店出發時，路經市廛，馬蹄得得，真有點招搖過市，路人側目。我不肯示弱於人，很神氣的手挽着馬韁，挺胸昂首，仔細尋味所謂豪放的境界。

馬從山麓小徑登山，羊腸曲徑，崎嶇不平，加以馬要沿途吃草，我開始不再矜持，轉露一點怯意，未上馬背之前，我是主人，馬要聽我指揮，上了馬背之後，馬是主人，我要聽馬命令，於是我把馬韁鬆弛了，一切悉聽尊便。

到午後一時遊興已闌，返到旅店，下了馬，和馬「沙約拿拉」（再會），我恢復當主人的自信的權力。

有人說，未騎過馬想騎馬，騎過後也不過如此。我說，不是「不過如此」，而是「難得如此」。

譬如說，在小學讀書時，羨慕中學，到中學時不過如此，在中學讀書時，羨慕大學，到大學時不過如此，在大學讀書時，羨慕到外國留學，到外國留學時也不過如此，如是把人生永遠看作幻想與追求互相角逐時，那麼人生也不過如此，人生還有什麼樂趣，人生還有什麼意義！

如果把「不過」，換了「難得」，才能真正體味人生的樂趣，譬如試馬，這樣才能體味試馬的樂趣。



長辛店到延慶樓

下走

有心爲讀者供給一些茶餘酒後的清談資，而苦於無話可說，無從下筆，經過一番搜索枯腸之後，方纔想出幾條陳腐「舊聞」，所幸都未曾在報紙上登載過，或者不至於犯了抄襲的嫌疑。

二十年前曹錕與佩孚在長辛店，一戰而勝安福系的邊防軍，從此北洋軍閥之直系出現於政治舞台，五年後正當吳佩孚親率大軍與張作霖軍隊大戰山海關之際，馮玉祥率部從古北口一晝夜之間，反旆佔據北京，轉瞬間使着直系勢力瓦解冰消，而由賄選得來的大總統——曹錕遂被軟禁於北京故宮中海內的延慶樓，曹吳以長辛店始，以延慶樓終，此處摘述的事由多爲曹吳期間之事，所以命題曰「長辛店到延慶樓」。

茶壺隊 曹錕得勢之時，曹氏弟兄數人俱居要津，曹於兄弟中行三，其四弟曹銳任直隸省長，直隸的財政大柄盡操於曹四之手，其七弟曹瑛充第七師師長，曹七年幼無知，流連娼寮之內，冶遊無度，因其常居娼寮之內，認識烏龜撈毛之流最多，北方俗稱此等下流曰「大茶壺」，大茶壺既都認識「七爺」，於是紛紛向之求善事，曹瑛乃各舉以小軍

官，因此直軍第七師內之連排長，副官，軍需等，多數係大茶壺出身，故當時世人稱其第七師爲「茶壺隊」。

五個公館 曹七納妓女五人爲妾，每一姨太太居住一座洋樓，均稱「曹七爺公館」，此五個公館均在天津租界之內，五個姨太太各攜其娼寮中之大茶壺作隨從馬弁，實則此等「大茶壺馬弁」即係諸姨太太的姘頭，曹七既有這樣多的公館，當然分身乏術，「出席」時少而「缺席」之時較多，此五個公館中每逢「七爺缺席」之夜，即由馬弁代表，不過曹本人自在夢中，不知其中的奧妙，五個姨太太各懷鬼胎，惟恐曹深夜突然「臨幸」，闖入臥室，致遭未便，於是俱與曹七約定，每日在決定要到某公館睡覺之後，必須先打一電話，然後再乘汽車前往，假若有一天曹七忘記打電話，愕然打道某一公館，到後此公館內之姨太太定要與之鬧氣，打鬧哭啼，不准進入臥室，曹七至此即須在會客室內的沙發椅上合衣而臥，因爲此時縱欲再到其他公館，彼處也是大鬧不休，閉門不納。

總統洗脚。曹錕作大總統時期，李六兒是最有力量的「紅人」，

李六兒名肅青，當年曹錕充當排連長時，即隨之充隨從兵，是時已升充總統府內的經理處長，因彼與曹最親密，故當時之熱中作官者，無不盡量趨交李六兒，以爲進身之階梯，是時顧維鈞方從英國卸任公使，攜其新婦之華僑女兒夫人黃女士寄寓北京，頗受曹氏垂青，故亦極力拉攏李六兒，顧氏與之交換贈禮，彼此盟兄盟弟相稱，一日顧氏正在邀請李六兒用晚餐，甫當就籌交錯中間，總統府打來電話，說「請李六兒快回總統府，因爲大總統要洗脚，等待六爺服侍」。

卜事處長 吾國自入民國後，新設機關及新定之官職甚多，然俱不如曹錕時代所設官職新奇，曹錕手下有八大處，就中有一處名「卜事處」，原來曹錕駐節保定之時，保定「馬號市場」內有一設攤賣卜者，偶然替曹錕卜卦靈驗，因此曹乃特設「卜事處」，使之充任處長，直至曹作大總統時期，其總統府內仍設有卜事處，保定賣卜者仍充處長，惟不知曹被囚延慶樓之前，此人亦預先卜知否。

蚩尤入夢 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時期，駐節保定，是時曹已著作大總統之野心，一日曹對其僚屬說：「我在夜間得了一個奇怪夢，請大家替我解釋一下，夜間噩夢中夢見一王者，身穿龍袍，頭戴冕旒，自稱係蚩尤，向我拱手，說有事相求，我問他求何事，他說我們的孩子們擾亂他的房屋，求我禁止孩子們的擾亂，但不知道這是甚麼意思？」這有時

機敏的幕僚就說：「這一定是主着大帥將要作國家元首的意思，因爲蚩尤係古時的帝王，他尚且對大帥行敬禮，足證大帥的宿命真大」，此真可謂「獲人說夢」，然而曹氏之不學無術，亦殊可笑，可是因爲這一夢的關係，後來遂派人到涿州重修蚩尤墓。

南 京

裕 中 商 業 銀 行

營 業 要 目

- 各種定期活期存款
- 各科抵押放款
- 匯兌及押匯
- 票據買賣及貼現
- 代理收解款項
- 買賣有價證券
- 其他各項銀行業務
- 附設信託部
- 收受信託存款
- 辦理抵押放款
- 代理房地產買賣及經租
- 代理保險
- 自營倉庫
- 其他各項信託業務

地址南京昇州路一六號 電報掛號七〇〇七



記吳清源

· 丁一余 ·

記吳清源。

吳清源，我是在東京認識他的，什麼時候，已經不大記得，好像是發生二二六事件的那一年。

他今年二十九歲，原籍福建閩侯，可是生長在北京，從沒有去過故鄉一步，所以說得一口好國語。他祖父雖貞公，對於棋道，也有研究，父親吳毅先生（東京帝大卒業）更是此中能手。自古道：「強將手下無弱兵！」「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在九歲時便一鳴而驚中外，要不是「貨真價實」，誰還相信一個小孩子能下得那麼好！

他父親去世後，便下了最大決心，立志以棋道作為自己永久的事業。十五歲時去東京，開始踏上了遙遠的征途。十四年的心血，並沒有白費，換得了今日的偉大成就！

他平時的生活，極其儉樸而有規律，不抽煙，不喝酒，更不作其他無謂的遊戲。唯一消遣的伴侶，是一架攝影機，和幾盆花。有空時

，歡喜寫點隨筆之類的文章發表。據我所知道的，已有一部散文集「莫愁」出版了，是山東京天元社發行的，集中「望鄉」「莫愁」等篇，寫得非常生動有力。其他散文以及關於棋道的理論文章，散見日本全國各大報章雜誌，比較重要的有「向春雜記」，「圍棋與我」，「東亞人之心」等等。這些都是用日文寫的，最近在上海還寫了一篇中文的廣播詞，已在新申報上刊載了。

中日人士對他都有好評，當然這種好評不是單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比如說：他對於「棋」是虛心；雖說現在它到了八段的高峯，但他始終不以此自驕，實為難能可貴。他對於「人」是謙恭；見了長者以及親朋，固然是彬彬有禮，見了僕傭之輩也是和藹可親，這應歸功於他的老太太，我們由此也可見母教之重要了。他對於「事」是負責；無論大事小事，公事私事，一經他手都能不計成敗，不問酬報地負責去做，在他的字典中，是沒有「敷衍」這兩個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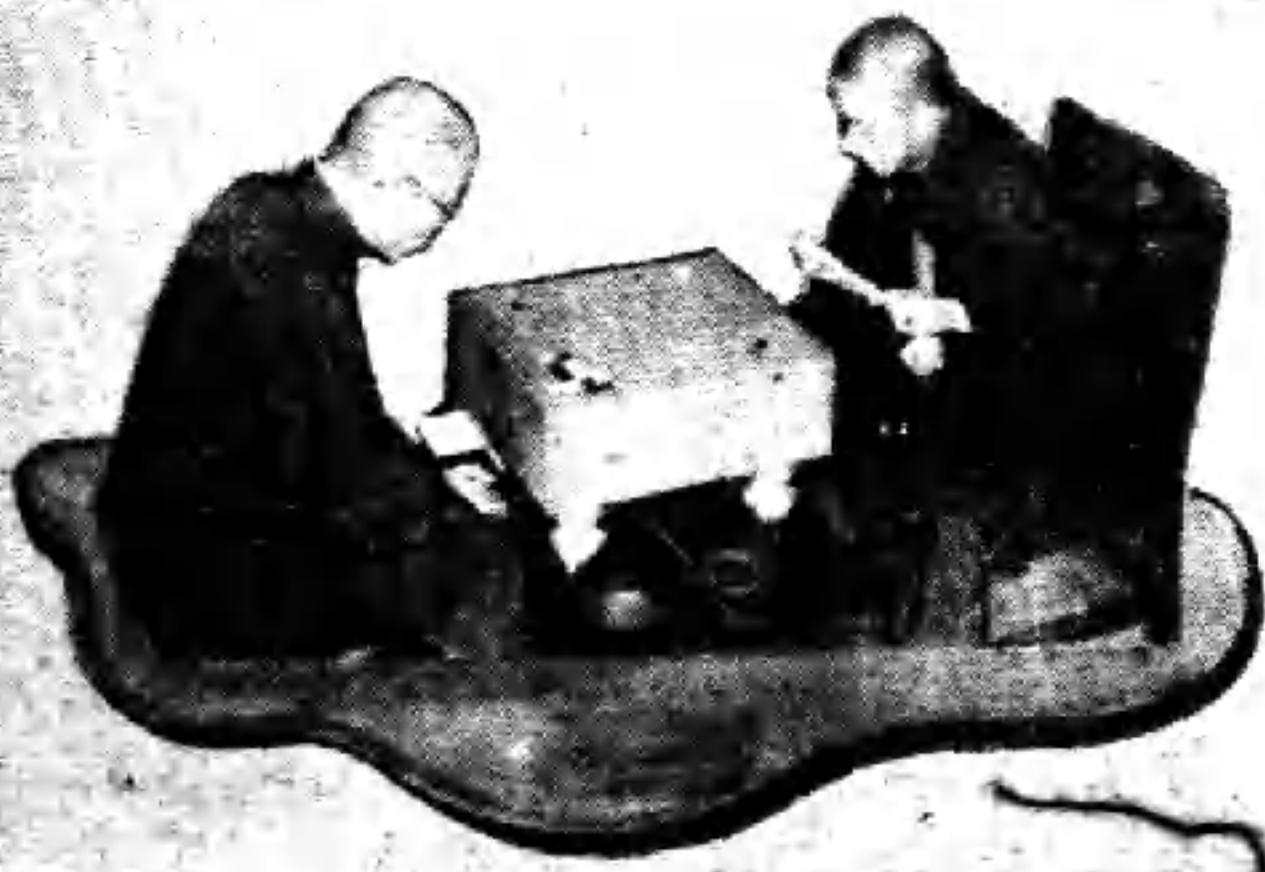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們隨便散步，他在無意中，把他的人生哲學告訴我了。說來也極簡單，他說：「我只有一个忠字。我下棋時忠於棋；對人時忠於人；做事時忠於事」這不僅是一個成功者的經驗談，而且可作全世界青年們的座右銘。

他去年才結婚，新夫人和三妹住在東京。他這次應中日文化協會之請，來京滬觀光，一

方面是爲了講演棋道，一方面也是想藉此看看在南京的老母和幾位兄妹，他是忠而且孝了。爲人子者，其嚮諸！

這次，我和他逛了兩小時的玄武湖，因爲沒有旁人，我們談得很痛快，話題大自大東亞戰爭，小至小的殘荷，真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談。我覺得他是比以前進步了。在這短短兩小時的談話裏，我知道他現在對於佛學也會下過研究功夫，還讀了不少的中國線裝書呢。

記到這裏。（圖：吳清源與王又宸對弈）





梅蘭芳嘴裏與嘴上的「不」

吳觀齋

——訪梅印象記之一——

聽戲是辦完正事後的餘興，也是一種「人間味」。因愛聽戲而訪問伶人，那是「餘興」之「餘興」，却也另有一「味」。舞台上，樓底下，動止聲韻，周旋揖讓，雖然都可名曰藝術，但一是做戲藝術，一是做人藝術，氣息與境界，截然兩途，各有巧妙。

我們於聽戲之外，訪問伶人，但伶人却很多於演藝之先，也來登門拜謁，這中間的滋味便大不同。他們演藝，在我們是「餘興」。在他們却絕對不是餘興而是「正經」，就等於我們辦正事一般。我們辦完正事，需要消遣時，正是他們閒事至關專辦正經的開始。我們訪問伶人是多餘的多餘，消遣的消遣，譬如寫了一篇聽戲散文，再加上些「談話」之類，可有可無。他們來登門拜謁，却是正經前的大正經，比方社論作家（強拉取譬，擬不於倫，並非諷刺，同文原諒），正文之前，加上「弁言」「序文」「卷頭語」之類，用意在這加強這一篇文章的

號召力，磁石性，來意是甚？不必詞費，彼此心照，一言盡之，無非請「捧」！

鄙人餘興部份的「人間味」，對於聽戲，特別濃一些！關於聽戲餘興的訪伶或「伶訪」交接太多，印象錯綜，週憶起來，好似菜肴中的一色「李鴻章雜碎」，夫子廟太平洋的「羅漢菜」，各種滋味，攪和在一起，都不免平凡，既不設特殊的朵頤，也不暇為各個的分析。

比較不平凡的訪問伶人，要算這一回去訪梅蘭芳了，蘭芳從香港回滬，早已聲明，決定不唱。不唱，便不必登我們這一班人的門，其至於我們登他的門，可以由圈人回說「不在」或「病了」！因為這些接見酬酢，都是多餘的呀！不才與梅，當非「點頭之交」，且是預先通電話約好了纔去的。時間是下午四時正，恰逢傾盆大雨。上海有的是三輪腳踏車，可用電話互一小時以上，共耗費我訪問的代價二十羊強。這種雙人腳踏車，坐著單人，上海好事者

名曰「待闕爲羞」。這樣醜陋的名詞，偏偏遇著我這「帶雨孤鶯」，險些兒變成了「落湯的鷄」！

綴玉軒（梅寓）在馬斯南路×××號，戰前戰後，沒有移動。一進這橫巷，因已久別生疏，不免找尋門牌，却發見家家戶外貼著長六七寸闊二三寸白紙紅字條子，上書「內有電話」四字，但並不寫明電話號碼，真明其妙。後來纔知道是指示自警團或巡捕一遇「風吹草動」隨時借打電話之用，所以越是僻靜區，這種紙條越多，熱鬧馬路，反看不見。倒是十里洋場在碧眼降準民族統治下造成的「人間味」。像我們住在洋場外的人，風吹草動極少，這種門榜也不必！

侍者引接上樓，感覺到他的樓梯，並不寬敞壯麗，與不才舍間，相差無幾，比了戰前，更有蕭瑟之感。可是應接室還是一貫的像這屋主的一樣，依然保持它古典美麗風格；錦裝

玻璃的裝飾，「骨董性」的居多，現代化的絕少，但中間佔著首席像「委員長」地位似的一架大橫披，却是武進（？）湯定之先生（淮）的大墨松，畫得天矯龍怒，望之凜然！好像紅拂女閨中來了一位虬髯客，倒很不錯！原來湯定老就是教蘭芳畫梅的「老師」。正想打量別幅，繼續體味，主人出見，所有心神都歸納到「寒暄」中去了！

此訪並無任務，敝齋而外，我（代表若干戲迷）覺得必須要問一個「水落石出」的，就是究竟唱不唱？話是談了很多，但閒文概可從略，



關於唱戲的結論，祇有一個字「不」！嘴上移疏的小鬍子，照片上看像很淡，但晤對他本人，放在他並不蒼老的反孔下部的嘴唇上，顯得不調和，好像一幅飾色梅花上，橫抹著

一橫墨筆粉枝，在花神畫譜上是很少見的。我問他「不唱不唱？」「不打算唱！」肯定的口氣，不像是虛偽的世故。「那麼將來總得還要唱一回吧？」「簡直沒有考慮到！」

閒談胡言囈語，要點不外上述。「不」就是「唱」的序幕，動煞弔死的問，就是一相情願的要「聽」這一點心理表現，大概讀吾文者，在字裏行間也看得出了吧！

這是訪問一個不唱戲的唯一名伶的簡寫。

號銀益元京南

活	期	存	款	放	款
國	內	各	埠	匯	兌
銀	行	一	切	業	務
代	理	收	款	解	款

號一八三三號掛報電 • 號一十井沙金路華中京南：址地



南宋人之喫

威國成

南宋人之喫，真是官廳堂皇，極五花八門

之至，如果把宋人筆記上關於喫的部份，一一抄錄下來，加以整理，編成一部「南宋喫經」，以此食物節約時期，大可供老妻們過「屠門大嚼」之樂，而相信「書中自有鵝魚肉」了。

說起南宋人之喫來，當然千頭萬緒，筆者想從最簡單的一件再說到最繁複的一件，「執其兩端」，可以包括一切。

最簡單的是簡單得渺乎其小，可是也尊貴得至高無上的，就是皇帝於搶才大典之際，賜給及第的進士們的御膳。平常人一想，當然是雞肝鳳髓，台前方丈吧，豈知不然，周密的武林舊事上這樣記着。

「上御集英殿，賜進士名，狀元賜酒五盞，餘人各賜泡飯。」

酒五盞，並不見得怎樣出奇，倒是「泡飯

」，甚為別緻，御廚製品，方法不詳，是否同

我們幾年前在彼麵舖裏化二十個子買來的一樣，不得而知，官樣文章，也許是惡草具，不過既然皇帝所賜，就值得大書特書的。

再說最繁複的吧，紹興二十一年冬高宗行幸張俊私邸，張俊供進御筵，有一張菜單，武林舊事上也記載着，可以和上面的泡飯一味，做個對照，而為孔夫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做個註脚。

這張菜單包括十五道名稱，共有一百十幾種物品。

御筵初座鋪花高釘：香圓，眞柑，石榴，椪子，鵝梨，乳梨，棋棋，花木瓜。（是這初座的供張，高釘就高裝，盛的是水果。）

樂仙乾果子又饅兒：荔枝，圓眼，香芋，椪子，椪子，松子，銀杏，梨肉，棗圓，蓮子

肉，林檎旋，大燕裏。（這都是乾菜，又饅，當是裝璜，與上面的高釘相類。）

續金香藥：關子花兒，甘草花兒，珠砂圓子，木香，丁香，水龍，史君關子，縮砂花兒，官桂花兒，白朮，人參。（這是些香料藥水，如今南京夫子廟菜館席面上盆子裏放些鮮花，只怕就是這個意思。）

雕花蜜煎：雕花梅蕊兒，紅消兒，雕花粉，蜜冬瓜魚兒，雕花紅團花，木瓜大段花，雕花金橘，青梅茶葉兒，雕花薑，蜜菊花兒，雕花橙子，木瓜方花兒（蜜煎品而曰雕花，中吃兼中看也。）

砌香鹹酸：香藥木瓜，椒梅，香藥藤花，砌香櫻桃，砌香薑餅兒，紫藤奈香，砌香葡萄，甘草花兒，梅肉餅兒，薑絲梅，新絲梅餅兒，水紅薑（砌香自是加香料的意思）

脯臘，線肉條子，皂角錠子，蝦臘，雲夢
 犯兒，肉臘，鯪房，旋餅，金山鹹豉，酒醋肉
 ，肉瓜鹽，垂手八盤子，揀蚌兒，番葡萄，香
 蓮事件念珠，巴攏子，大金橘，新椰子象牙板
 ，小櫛櫛，梅柑子。(這是些乾臘東西)

再座。切時果：春蔬，搗梨餅子，甘蔗，
 紅柿，切棧子，切綠橘，乳梨月兒，生藕錠兒
 (再坐進供，切時果是切開的水菓)

時新菓子：金橘，藏橘梅，新羅葛，切脆
 樓梅柑子，切宜母子，甘蔗，李香，梨玉花兒
 ，藕錠兒，新柑子。

雕花蜜煎：見前。

砌香鹹酸：見前。

瓊饅果子：荔枝甘露餅，荔枝蓼花，荔枝
 好郎君，瓊饅桃條，酥胡桃，纏棗團，香蓮事
 件，香樂葡萄，纏松子，糖霜玉蚌兒，白纏桃
 條。(瓊饅當是果肉加以作施製成。)

脯臘：見前。

下酒十五盞：(每盞包括二色。)①花頰
 菓子，荔枝白腰子；②麵房簽，三脆羹；③羊
 舌簽，萌芽肚肚；④脆掌簽，菓子羹；⑤肚肚
 膽，窩香煤肚；⑥沙魚臉，炒沙魚腹湯；⑦鱸
 魚炒盤，一鰱鮓掌湯；⑧螃蟹腰板，麵房玉

葉羹；⑨鮮蝦蹄子膽，南炒鱸；⑩洗手蟹，鐔
 香假蛤蜊；⑪⑫五珍膽，螃蟹清羹；⑬⑭蝦根
 膽，蝦魚湯齋；⑮⑯水母膽；二色齋兒羹；⑰
 ⑱蛤蜊生，血粉羹。

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肚，炙菓子脯，潤
 鷄，炙炊餅，不炙炊餅，鴨骨。

勸酒果子庫十番：江煤肚肢，江瑤生，蟻
 蚌簽，薑醋香螺，香螺煤肚，薑醋假公權，煨
 牡蠣，牡蠣煤肚，蟬炬煤肚。

前面所記許多東西，大半都是俗稱，我們
 不必妄費腦力，加以考證，因為經過了一千多
 年，即使名目相同，也許製法和現在不一樣了
 。譬如現在廣東食品店裏有「東甲」「毛牛」
 經過一個世紀之後，大概少有人知道就是「陳
 皮鴨子」「蚝油牛肉」的省寫吧。

最後，還想起去年日本中央公論上登着張
 俊供進菜單由露伴道人加以很詳細註解和考證
 。用中國典籍來考釋這種東西，絕對是不會討
 好的。所以那篇文章着實做得瀟灑，令人欽佩
 ，然而結果原文中有二點：①「蹄子難以知道
 是什麼」②「腰子係宋時食品，如鹽酒腰子脂
 蒸腰子……。腰子不詳，大概係肉之某一特別
 部分」。令人發笑，我把這一段做個結束，給
 讀者們一些餘「味」。

店飯央中京南

附設

中西菜部

理髮部

彈子房

供應部

西服部

汽車部

官行大京南

電話

二二一六一
 二二〇四二
 二二四三三



從喝酒說到戒酒

蔣山

——自詡酒味過來人——

「酒」這樣東西，能刺激神經，奮發精神，能令人哭，能令人笑，能使懦夫壯胆，能使世人沉醉……它在人間世上，百樣味道之中的，確是有一種意想不到的「至味」！老康要辦個「人間味」刊物，叫我寫稿，我特地拈出「酒」這一味。

雖然以戒酒經過三週年的不才，今天來紙上談「酒」總要有人誤會到某人又在「貪杯破戒」的嫌疑之處；可是不才戒者自解，談者自談，河水不犯井水，全屬兩道，特地在開場白時，來個緊要聲明！

有人說：戒酒最屬不易，你們幾曾見沉溺於酒的貪杯之徒一旦清醒，斷然戒絕過？更進一步說：「戒酒」要比「戒鴉片」更難！不信，試抄錄南宋辛稼軒為戒酒而作的「沁園春」一詞如下：

「杯，汝前來！老子今朝檢點形骸：甚長羊抱塌，咽如焦釜，於今喜眩，氣如奔雷！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教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如媒，算合作人間劫毒猜。况無怨大小，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為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欺汝杯！杯再拜，道屬之即去，招亦須來。」

照這樣說法，酒簡直是戒不掉的囉！雖有大豪傑，大詞人如辛棄疾

者，還沒有勇氣和酒作個徹底解決，而況其他？但是不，也有人為着特殊原因，斬釘截鐵，和酒作斷然分手的；我自問，便是斷，然和酒絕緣的一個；如今且莫絮叨於目前的戒酒，試先追述我從前喝酒時代的種種。

依敝族中人的說法：咱們K城K姓這世族，一族中人，飲酒是有歷史遺傳性的。何以見得呢？因為敝族伯某某，相既魁梧，肚皮特大！一飲能盡黃酒十斤，毫無醉態。先君子比較量小，但亦得餐必飲。大堂兒和三姑兩人，那是自己家裏安放着極大酒缸，長年釀酒，既以自飲，又以供客的。不才幼年，陶冶在酒的氛圍之中，因此十齡以後，便養成嗜飲若命的「小酒徒」。

也許是為着歷史傳統性的「喝酒家風」所以寒宗中幾位兄長連同不才，再加上幾個侄輩在內；如有婚喪喜壽等事，已經可以在圓桌子上，團聚一桌，自誇為區姓的「酒兵」，好和劉姓酒兵，對壘一陣！因此有幾回達到敝族喜慶，大二兩堂兄，特地選出區域中的豪飲土紳，聚在花廳裏，并命不才和姪輩作陪；并且特選旨酒嘉肴，用考試大典入圍封鎖辦法，把花廳門鎖住了，不到酒盡菜光不準出圍。這樣一來，花廳裏幾

席嘉賓，幾乎弄到無人不醉，誰個不吐的當場出彩大結局了！

試想：不才在這樣的飲酒環境中，屢練過來，自然拳酒爭，嘔吐不怕，一天天的飲量增加起來了。在起初，當我十一二歲時，已經覺到喝紹興酒和喝濃茶並無兩樣，拿起茶杯斟酒，與向以宏量著名的大堂兄對酌，而博得能飲的美譽。後來漸漸變成喝黃酒不過癮，聞到別人喝洋河高粱芳香撲鼻！弄一盅試試看，覺到高粱酒在顏色上透明潔白，比紹興酒黃澄澄濁濁地，高明得多。而且味道爽辣可口，絕沒有黃酒酸澀膩舌的弊病。喝起來又可以從質量上減少水分，而獲更興奮，更刺激，更容易陶醉的效果。於是乎我從弱冠以後，就有點鄙夷紹興酒，傾向白乾酒的意志。

弱冠以後，爲鬧革命而浩然去國，漫遊南洋！先到港粵，飲「史國公」五茄皮」等類藥浸的酒，覺到嶺南酒的味道，別有風格，飲而甘之；於是自己知道向日所飲黃白兩種酒，未免還是偏於一隅。接着乘風破浪，遊英、荷、美、屬南洋各島，在海外華僑的交際酬應場中，又慣喝了「白蘭地」，「威士忌」華洋酒；而我的酒腸，越發寬廣，壺中歲月，由此另闢了一個新天地。

但當年爲青年紀輕，在酒飲角逐之場，每每被一般老酒鬼所輕視。

不過我却利用不被人家所重視的點，向人進攻，往往大奏凱旋！在初飲之際，我每每節量，坐在旁邊裝精善飲；乘人家到數量的時光，作一喝驚人之舉，和他人較一日之短長。我記得曾在僑商俱樂部，連喝大玻璃白蘭地（喝汽水杯）；席終還悠然自得，雇乘馬車回去——但對方和我爭量的人，却儘量喝了四大杯，已經大吐醉倒了。像這類風頭，我在海外確實喝過許多次。

到了中年，遊歷所至，大都在黃河以北；在北京城裏，喝山西省出產的「汾酒」又喝唐山出產的土釀高粱，真正是地道的「北方風味」。不過我頗小觀北方人；因爲那裏的酒釀好，可是北方的飲酒杯子，小到比大拇指還要小；北方人飲酒，又多忌諱，大好高粱，非燙熱不喝，就是喝起來，其量也不過兩兩——唉！燕趙人士，慷慨悲歌的豪俠風氣，在那裏呢？我又最輕視山東濟南人，放着高粱酒不飲，偏生愛喝土釀米酒，簡直把北方人的臉丟盡了。

後來到淮河上游，豫皖兩省犬牙交錯之境，別的沒有什麼可人意的，只是喝酒很痛快！因爲在皖北「泗州」境內，有的是「雙溝鎮」出產的「大麴」酒（在蘇北酒陽境內，有洋河鎮出產的高粱）；霍邱縣境三河鎮的「臨水集」，又是上好大麴酒出產之地。并且，不但酒好，又俗行「雙秤」，一斤就是兩斤，四兩就是半斤，價廉物美，喜極欲狂，喝得痛快之至！

我喝不慣一些味醇的酒類；如江西南昌的「蘭酒」，甯得令人心膩；又到江蘇太倉的「鬱金香」酒，杭州胡慶餘堂的「愈風燒」（藥酒），喝起來藥味衝鼻，喝多幾杯就會頭昏腦漲，不醉自醉的。至於喝日本酒「正宗白鹿」，我嫌它淡而乏味；而且杯子小，喝時又得燙熱，都不痛快。不得已，還是痛飲櫻花啤酒，倒可以把腸子灌得滿滿地。

有許多人問我：「爲什麼戒酒？并且這大的酒癮，戒得掉嗎？」我可以坦白地答：當我喝酒的時候，在未上口時，覺得芳香清冽，異常可惡；但到了喝醉了，嘔吐了，就臭穢異常！所以我對於酒，終不免「憎惡」！在三年前，偶然在S城省會中，一個燈紅酒綠之場，女侍成團的嬉鬧氣團裏，偶然因宿醉未醒，大吐特吐！因此小病一場，斷然擺脫；涓滴不入於口者，一直到如今。

我是從癮癮中翻過跟斗來的，自然的，我可以自願爲過來人了。

此中人語

「如果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麼？」——
雪萊西風之歌。

▽中報「此中人語」停刊後，章克標在「時代晚報」上說：「『此中人語』停刊，社會秩序安甯不少。」聽他言，不由人驚寵交集，這年頭，說話本來很難，我想，還是太平一點兒罷。

▽最近看到一本好書，是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他是錢基博的兒子，留美考過第一，學問相當淵博，話也很幽默，從他書上看到一句：「不料你的識見竟平庸得可以做社論。」這把寫社論的挖苦透了；實際上，也許不是寫社論的平凡，而是客觀環境叫他如此。

▽從前朝報發明一個名詞，很有意思：「禮拜一作家」。那就是說：大人先生星期一上紀念週，由捉刀人代做一篇文章，臨時宣讀，那捉刀人就是「禮拜一作家」。這並沒有什

麼希奇，古來的文章有幾篇是真的？

▽蘇州跳舞場的紅舞女，一個月可以掙到

兩萬；五六個人在上海舞場喝酒。坐穩，不到一小時會花掉一千多；南京一條玻璃背帶賣一千四百元。

▽生活通得像是做夢，沒有哭，只有笑；沒有消極，只有積極；逆來順受，萬物靜觀皆自得，這是我做人新的改變。每天竭力的叫自己忙，忙完了偶爾藉藉來憊愁，可是，抽刀斷水流更流，藉藉憊愁愁更愁。

▽我不會多錢的，錢多了，不是買「輪」就是買書，小小一個房間，滿屋是書，人家囤貨，我却在囤書。我看的書，偏重歷史，正如紀果庵所說：「想從歷史上知道古來人怎樣過着類似我們的生活。」

▽從一張包花生米的內地舊報紙，看到一則廣告：「本報總編輯陶鳳子，新遭母喪，遂循俗例，與周君宜女士於十八日結婚。」

▽上海萬國公墓有二墓碑，其一云：「逝

矣余妻，其稍忍須臾，以待余至！」其二云：「樂哉戰乎！何世人之奔走而辭暇耶！紛塵埃與野馬，擾擾人間，不如泉下！」

▽蘭花夢云：「公子章台走馬，老僧方丈參禪，少婦蘭閣刺繡，屠沽市井揮拳，妓女花街賣俏，乞兒古墓帶眠。」各有各的人間味。

▽帕拉圖說：「人者，無羽毛之兩足動物也。」波馬爾「姻緣」裏的丑角說：「人乃不渴而飲，四季有性慾的動物。」

△從樓到樓的書攤買到一本「古代英雄的石像」，那是葉紹鈞著的，豐子愷畫的。卷首有畫：「撕掉你的虛空的衣裳！」畫一人名人，裸體示衆，被男女老幼所包圍，極諷刺之能事，看後為之啞然失笑。我想一個人，不管你有錢或有勢，只要剝去衣裳往大池堂裏一泡，誰知道你有錢或有勢，還不同樣是個臭皮囊？

▽「千古興亡事，一夕漁樵話。」二人山際論古今，本來也是多餘的。

▽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有說則止，無說則退。

人力車夫也有風尚

東野平



在冒險家的樂園里，我看到這樣一幅

你如果嫌他慢，他會毫不客氣的放下車把，請你自己走吧，車錢不要

畫，不須說明就可以看出這是怎樣一種情

你的。不碰巧遇着下雨天，那更糟心，他一手扶着車把，一手撐着雨

形，初到上海的人達到這種尷尬場面，真

傘，腳上還穿着一雙踏雨の木屐，於是更慢，真令人。

不知如何去對付才好。比方說剛下火車輪

坐行服車還是到北平，洋車夫會給你相當好的印象，穿得整齊

船，他們馬上圍上來，不容你分明，這個

齊的，車子也不像老牛破車，講究

搶包袱，那個搶箱子，東西多的一時準叫

點點，車夫的衣服收拾得很利落，

你找不着，不過你別錯當他們是無三，他們原是想你去照顧他們，並

緊袖窄腰身褲腳紮起飄帶，轉灣抹

沒有搶東西的意思，如果你自己忘了一件，這是你的錯，可不是他們

角麻俐；車夫對你異常客氣，把你

的錯；上海本來就是個雜亂緊張的都市，誰不叫你帶副清晰而又繁複

哄得簡直想把口袋里的錢統統給他

的頭腦和憤激緊張的本領來呢。

，一點不像南京車夫說話嚇你一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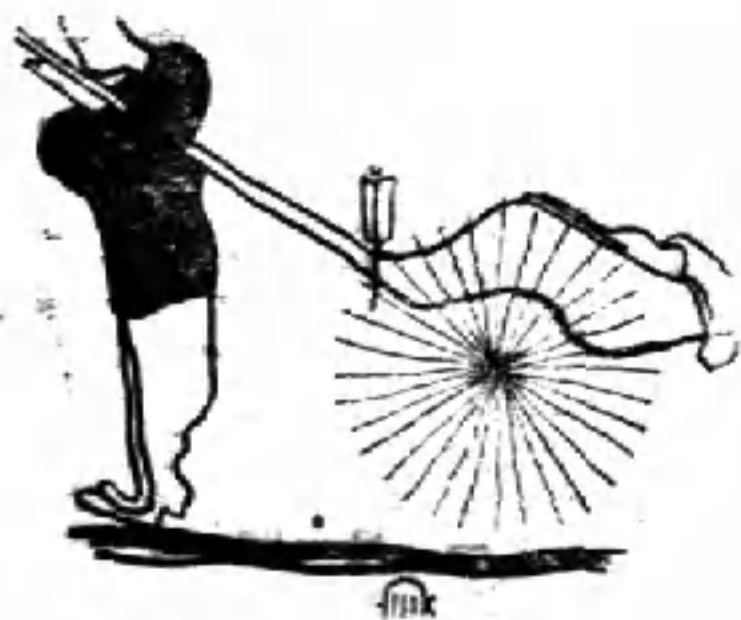
你住慣了上海，一旦有機會到湖南去，你這副對於人力車夫的技巧

，把坐車的情緒闕走。

備，完全用不着；你走出車站，得把東西提到車子前面，須用一種安

見聞少，隨便說說。

閒的姿態口吻去跟他講去處講價錢，坐上車他便慢慢地踱起方步來，





我家

柳登

住到寄宿舍的房子裏來，已經一個多月了。

這是一間沒有方向的房，因為東面的門正對着倉庫，門外只有一條小橋一樣的樓梯，倉庫裏堆滿了報紙，那是屬於軍管理的舊大美晚報的敵產。西面雖有一扇小窗，但小窗外正有一所高大的，製造電扇的工廠，因為兩棟建築得距離太近了的原故——幾乎是連在一起的，所以除掉他們在樓下灶披間裏燒菜時，吹上一股豆油的香味外，陽光的權利，便整個被這家高鄰剝奪了。這一點倒是已經得到庶務部的諒解，我隨時進屋，隨時可以開燈。燈雖聽說有四十個，但因為當初裝修的時候，過於打算了一點，那垂下來的，僅只一尺多長的電線，在心裏作用的觀念上，似乎損害了不少光亮。

南鄰是五個醜差住，四個小孩子有兩個真

波人，一個上海人，一個北京人，另外一個樂天派的老頭子，除了早晚升升火爐，白天看看後門外，一到六點多鐘，我們下班以後，就呼起家鄉的紹興戲來了。

再隔壁，以前本預備是給看大門的印度人住；可是因為他在上海有家，十天半月也不會住一次；報社裏就接受了被旅館漲價而溢出來的R君的再三懇求，允許他破例的將太太和五個月的小女兒一起搬來暫居。

緊南邊的一間，是最後一間了，最後一間自然除西面例有的窗子外，在南面也可以再開一個，於是就變成兩面窗，同時工廠的房子雖大，究竟還大不過我們的。所以早晨的時候，從南面的窗裏射滿了陽光，西邊的窗裏還可以吹進一些冬日的季節風。這一間房子，為會計部的井谷君佔有，由於有着所謂優先權的關係

，因之對於他能够住到「地獄裏的天堂」，我倒也心平氣和沒什麼不滿意的。南鄰介紹完了，北鄰呢？北鄰離我遠一點，其實也虧得離我遠一點，因為我雖然愛好音樂，但那從壞了的抽水馬桶所發出的，單調的「高山流水」之音，無論怎麼說，究竟不會太引人興趣。但這也不完全沒有好處，比方夜裏起來多少可以便當點，早晨洗臉，就是略微起晚一點，很快的跑過去，也不大遇得見人。

對了，我還忘了聲明一句，我住的是二樓；因為二樓的原故，地板以下，天花板以上也就值得提一提了。

地板以下是儲藏室，儲藏室裏有同人們從日本帶回來的大批家具，有不用了的，掉了腿的桌椅板凳，有成噸成噸買の木炭，紅煤。

每天早晨七點多鐘的時候，那個紹興的老當差就叮叮噹噹睡去了，我為睡煤的聲音吵醒，翻過一個身去，好容易才將睡去，朦朧中，製扇工廠的鈴聲一響，幾十部發動機一塊兒運轉起來了。才搬來的時候，在這種情形之下

，自然只能起來；但半個月以後，漸漸習慣了。因為窗內射進陽光，不覺睡的時候又往往是捨滅了電燈，第二天就很容易睡過了時候，因此經過幾天拜託小聽差敲門叫我之後，同人P君將他的鬧鐘借給我了，從此桌面上我又多了一個古老的，鐘面已經變成米黃色的時計。

至於我的樓上呢？那是從開始辦公就搬來的L君的臥室，L君倒沒有早起的習慣，但他是個夜遊神，這些日來正在拚命的學跳舞，無線電裝修好了，又借了一個留聲機，每天每天將桌子，椅子，火盆，床推到靠牆的邊上，然後接着音樂的旋律，約好三兩個同事練習「四步一併」：跳舞了談天，談天了再跳，當我好夢方酣的時候，已經客走主人安，又從桌椅還原的聲中將我叫醒了。

最後，談到我房裏的陳設，我應該先捨開電燈，否則只仗着那水速暮色深沉的黃昏的光亮，是看不清楚的。

房裏的陳設，當然很簡單，三隻箱子佔據一個牆角，它們跟我流浪幾年，經過多少檢查的防線，鎖已經不好使了，一個棕色的新式寫字台，配一隻很氣派的轉椅，但這轉椅因年紀

太大了的原故，是可以改作孩子的搖籃的；還有一張未失本來面目的木色的小茶几，那是有一天我讓當差從編輯室搬來的，爲的是夜裏好放一放書；電燈的開關呢？按在屋門的旁邊，所以我如果想夜裏想躺在床上看書的話，就必須在沒有十分睡熟的時候，記着下地滅燈；尤其板壁沒有油漆，如果陽室已經黑了，我這兒還亮着，那麼那有四五分寬的板壁，對於我便很討厭了。

我的不穿的衣服和兩頂夏天的帽子，都掛在牆上的釘子上，另外還有一張彩色的美人畫，是芳從某雜誌的封面給我剪下來的。

我的臉盆放在寫字台上，寫字台上還有兩個從寶號買回來的小玩意，還有一個琳送我的

從北海道帶回來的彩色木頭筆筒，裏面插着我每天用的梳子和分髮針。

其實說起來最考究的，倒還應該算是我的床，一個五尺寬的雙人木床，雖然有一點搖晃，但那是剛買來就有的毛病，鋪上被褥，罩上白色的鑲花床單，增加我房裏不少體面。我每睡到那軟軟的席夢思的床上，對於每月扣一百七十元租金的事，也就沒有什麼抱怨了。

昨天來了一個老朋友到報社看我，我們是八年前中學時代的同學了，異地相逢，自然更有一番親切，當我將她讓到會客室裏，她第一句話就帶着羨慕的口吻說：「妳們這兒真闊，房子這麼新，這麼體面，門口的汽車，鐵欄裏的印度巡捕——妳生活一定很好吧？也住在這兒嗎？」我沒有回答，只點了點頭，拍拍她的肩膀跟她說：

「妳先喝杯茶再談吧！」



可紀念的一餐

呂瑛

五點鐘，我趕到中日文化協會去排戲，次龍已經先在了，不久，李邦和麗萍也來了。

和平堂才舉行過一個會議，爐子裏還剩着沒有燒盡的炭火，我們就坐享餘溫，其實這等干吃剩飯，美一樣的凄慘，可是我們應該覺得滿足的了。

大龍戴滑皮帽子來了，大家聊一會兒天，方小姐也到了，就開始對詞，夜色罩下來，字跡模糊了。因為防空演習，不許燈光外露，我們只得離開大爐，到舞台上，舞台上是很冷的，次龍最勤於服務，把厚的幕拉起來，不讓舞台上的燈光露在外面。這種情形，說得樂觀一點，「我們是黑暗中的光明」，但是也可以說：「光明被黑暗包圍着。」

開玩笑的話和對的詞攪在一起，劇中的語句搬到劇外來的應用，其實人生本來就是戲劇，演員從台上退到化妝室裏，還可以還我本來面目，但是當每一個人退出生活舞台的時候，已經青瘡白骨了。

我們鼓勵自己打疊起些劇中人應有的感情

出來，可是不能夠，儘想笑，這是導演最發愁的，大龍確有把握的說：「咱們台上見，」這是有道理的，因為一定要偽裝之後才有勁兒做作。

汽笛發出防空警報的嗚咽聲，麗萍擔心着不能回家，方小姐說肚子餓，我們決定應該吃晚飯去了，可是已經車輛交通斷絕，我們一個換一個的沿在牆壁在漆黑的小路上摸索着。

外表看上去和真的空襲時的情形差不多，但是人的心情却不同，因為是假的，沒有興奮，也沒有恐懼，許多人都是黑暗中看滑稽，後來據說演習成績良好，市民態度鎮靜，這又是一個滑稽的餘興。

假如是我一個人，我就害怕遇見鬼，現在，我倒覺得好玩，換到同慶樓，經已打烊了，知道伙計們還沒吃晚飯，我們就都顧在那裏了。

「老李，給我們弄點兒東西吃吧！」大龍很熟悉的說：

「先生，對不起，沒有火了，也不能開燈

。」

「不行，民生問題比防空演習要緊。」方小姐發脾氣了。

「可是我們賺錢不比吃耳光值得。」

次龍到廚房裏去搜索，出來說：「沒有辦法，」但是總得吃晚飯呀！李邦低唱滑飢寒交迫的京腔，方小姐說應該唱空城計才合適，我們向老李表示願意在黑暗中摸索着吃，只要有得吃，就是不大熱的燒餅也好，整塊沒有切的醬肉也好，啃吧，塞飽肚子就算。

經過了好半天的商量，老李說：

「你們願意裏邊坐嗎？」

「可以！」我們得令似的向廚房裏摸索着走。

廚房裏沒有窗戶，沒有可以露光的地方，所以燈關着，雖然蒙着黑紗，到底算有了些光，壁爐中也看不清這廚房的陳設，大概是火爐，小爐，風爐，竹櫥，菜籃，砧板，鍋缸，碗碟，水桶，小菜，麵粉袋，廚房並不比外面窄小，可是東西也着實多。

騰開了一張麵粉桌子(和麵粉做麵點的桌子)，相當乾淨，桌子一開抵着壁，我們就圍了半張桌子坐了。伙計們圍着我們站在後面。

「假如拍成電影，是很能引人發笑的場面呢？」我說：

三盆不冒熱氣的花捲山三個伙計送上來。

「老李，你們從沒有賣過這座兒。」大龍說着去拿花捲，李邦已經半個下肚了。

「先生，你們也從沒有坐過這座兒。」我們不知有菜沒有，就先吃花捲了。老李遞上來一大碗紅燒牛肉。

「好極了。」李邦嘴裏塞着花捲，說不清，大家的筷子像雨點落下去。

「真有意思，」大龍看着夾在一塊頭上的牛肉說。

「是寫文章好材料。」李邦說。

又添上來了一碟切成片兒的醬肉。

「好！老李，真謝謝你。」大龍回頭對老李說。

「一飯之恩。」大龍接着說。

「老李，我把你的名字登在報上捧捧你。」李邦三句不離本行。

「謝謝，我不要。」

「多給點小賬吧！」大龍說：

上來一大碗滾燙白菜肉絲湯。——

「美極了。」大龍高興得幾乎叫起來了。

於是只聽見湯匙碰碗邊發出的聲，大碗的湯淺下去，各人面前的小碗裏却盛滿了，我們把不大熱的花捲摘碎了放在湯裏吃。

真像風捲殘雲，碗底都照着電燈光了。

「老李，還有嗎？再來一碗牛肉。」大龍說

「不大熱了。」

「馬馬虎虎。」

「好像還沒飽，還有花捲嗎？」李邦看着三個空盆子說

「涼的。」

「沒關係。」

「湯呢？」大龍說

「我瞧瞧看。」老李說。

又一起端上來了。伙計都笑着看我們的吃相。

「這些是預備你們自己吃的吧！假被我們吃光了。」我很佩服這班伙計們同甘共苦的精神。

「沒關係。」

吃的速率比剛才慢一點，但不一會也就光了，我們不好意思再要什麼了。李邦拿着最後的一個涼花捲，剝去上面顏色稍有不同的麵皮。用熱茶過着吃。

「真太經濟了。」我說

「這個年頭兒。」李邦的回答。

「算飽了。」李邦對大家看看。

「讓他們吃吧！」我也表示一點同甘共苦的意思。

從亮的「飯座」，走到前面暗的「茶座」去的時候，眼睛都花了，跌跌撞撞。

警報還沒有解除，肚子既經飽了，也就安分守己的等了，想不到馬路上去碰麻煩。

我們圍着一張圓桌坐着，香烟頭上的火星(就是我們惟有的光明了)。

大龍提議利用這時間對詞，我更索性把眼睛都閉着休養休養，在黑暗中，睜着眼睛不但

是多餘的，假如竟看見了鬼魔魅呢？

汽笛發出解除警報，可是伙計們還是不敢開燈，他們又胆小又弄不明白怎麼回事。

「反正不會有客人來的了。」老李埋怨的口氣。

「他媽的。」聲音從牆角裏發出來，接着是深深的嘆息聲。

「慶時失業！」大龍感慨的說。

「我們走吧！」大龍的提議。

路燈還沒有開，但是街上總比黑屋子亮些。告別語。

「記着，這可紀念的一餐。」這是李邦的



記土布博士邵爽秋

楊敬遠

最近有友人從重慶來，談起邵爽秋氏的消息，說他近來常替「老蔣」做教育方面的論文和演講稿；本來這份差使是屬於陳立夫的，奉化屬意他人，小陳未免不痛快；某次把邵氏的文章刪改很多，呈蔣核閱，意在給邵難；結果老蔣却把陳氏改的給去，仍照原文。甚至邵氏主辦的民生教育學院，也直接隸屬於行政院，不受教育部管轄。小陳雖驕驁，竟也無可如何。

又聽說邵氏的新夫人在去年生了第一位男公子。記得邵氏的女公子名叫「歡歡」，這一位少爺大概就叫「喜喜」了。

聽到了這些消息，對於這位闊別五年餘的「馬二將軍」型的人物，又未免懷念起來。

在事變前的三四年中，邵氏在上海大夏大學任教，以一個從金元帝國錢金回來的博士，

担任了最高學府的教育學院院長，却拋棄西裝革履，換上土布短裝，且還到處宣傳他的「念二運動」，這怎不使十里洋場的上海人側目相看呢。於是，邵氏在上海文化界人士的心目中，留下了一個並不太淺的印象。

他的「土布短裝」，定義是非常嚴格的。所謂土布，一定要在本國種，在本國紡，在本國織，而且一定要用本國的人力，本國的機器——沒有機器便用手工。可以說是十足的土產。這樣不是開倒車嗎？他的回答是：「在這農業生產社會的中國，我們絕對反對無條件的並且驟然的接受近世工業文化，以致祇學到人家

懷處，沒有得着人家的好處。我們認為在這國民經濟和社會組織沒發展到能接受近代工業文明的的時候，所有一切所謂新文化的設施，祇有

使國民經濟愈加破產，民生愈加窘迫，社會愈加紊亂！我們服用土貨，老實的說，就是想把剛走上資本主義工業文化錯路上去的中華民族扭轉過來，另走上一條正在創造中的新文化的路上去！」再說，短裝是有別於長袍的。他以為長袍是士大夫階級的標記，一穿上長袍就可「以四體不動五穀不分的「治人」了。而這般士大夫階級就是社會的寄生蟲，中國積弱的根源。他又說，占中國民衆十分之九的農人和工人都是穿短裝的。但是我一換上了短裝，大家就要投以驚異的眼光，奔走相告，這可見一般人士大夫觀念的牢不可破。

他提倡土布運動的實踐是從民國廿二年開始的，所以就叫念二運動。他會有長十餘萬言的一篇論文，題為念二運動，對於提倡土貨的

理由和辦法，闡述得極詳盡，極具體。

於是，部氏便躬行實踐其「土布短裝」了。對面襟，胡桃鈕，疊腰的袴，黑布鞋，完全是鄉下佬的裝束。夏天是黃色紫花布的單衫褲，最熱的時候，才換上一件短袖的白夏布布衫，嚴約的映出紅潤的膚色。草帽，是軟邊麥桿的，在那時，只值十六個銅元，黃包車夫才用到他。天冷了，深藍色的厚棉襖外，更要罩上一件黑布棉大衣，（像軍人穿的），帽子也變了黑布的鴨舌帽。出入的時候，老是提着一只長方的籐籃。頭髮也剪成平頂。畢竟和鄉下佬不同的，只有那付架在鼻樑上的金絲邊眼鏡，格外顯得晶光閃耀。而他面貌半臉神采煥發的體格，也一望而知是一個偽裝的鄉下人。

但是，就因為這一套。土布短裝，使他在上海碰上了不少釘子。他到大夏就任院長，却給門警攔駕；某校請他演講，他被傳達室留難，使禮堂上的師生等候了一小時；大樓的司關不許他乘電梯，這魁梧的身體只得一步步爬上去；吃食館裏的堂倌，要他先付錢，再點菜；有一個女學生把情書交他叫他去玉郵筒……像這一類事，部氏於二十四年元旦在滬蘇風潮的

「十日談」上，曾經寫過一篇「穿了一年的土布短裝」，記得很詳細。他說：土布短裝是十分之九的中國民衆的服裝，我穿了這套服裝，却受到過去四十餘年中從沒受過的恥辱。因此，我深切的體驗到了一般民衆的痛苦；這種痛苦，決不是長袍階級和西裝階級所能想像到的。

但是，不幸的事件終於臨到了部氏的身上。結果，使他和他的夫人離了婚。

所謂「運動」，當然是想推廣開去，由一而十，由十而百的。部氏的念二運動，也就這樣到處向人宣傳。但問題却從他的夫人身上發生。

部夫人黃季馬女士，是部氏在東南大學時代的同學。部氏的號叫「叔龍」，「部叔龍」和「黃季馬」，正是很好的一對。那時的部氏，年少英俊，畢業後又留學美國，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學士位，衣錦榮歸，舊情重敘，迅速的促成了他們的結合。黃女士很有幹才，更是持家的能手。英文說得非常流利，較之海外歸來的部氏，並無遜色。交際場中，聯翩出入，怎不令人讚美！可是，誰也料不到部氏却忽發異

想，拋棄了西裝革履，剪掉了頭髮。俊美的高等人物，却一變而為擁腫的土老兒。不要說交際場中，便是走在路上，也到處給人議論嘲弄，播為笑談。在這過慣華貴漂亮生活的黃女士，能受得了這種不名譽的恥辱嗎？而部氏的決心當然又是無法挽回的，於是黃女士開始對部氏發生不滿了。

部氏對於黃女士，又何嘗滿意呢？既然苦敵嚼焦，總沒法使她捨棄彎曲的頭髮，眩暈的新裝，高跟鞋，以及其他摩登的修飾。因此，當部氏向人宣傳念二運動的時候，對方老是帶着譏諷的口吻說：「部先生，你的太太還沒有受你感化，還是滿身洋貨呢！」

於是，在雙方的嫌惡下，這一對夫婦間的裂痕，是漸漸的加深，無法彌縫了。在二十五年春天的某一日，上海各報的社會新聞欄中都以很大的篇幅刊出「教育家部爽秋夫婦離異」的消息。爲了思想，爲了主張，而使夫婦離異，這確是一件不尋常的事情。

爲了告慰八十餘歲的高堂，部氏的再娶就在離婚後不久醞釀起來。擇偶的條件，第一項就是肯穿土布。結果，部氏的學生，大夏教育

，婚禮是在中華學藝社的禮堂舉行的。門口掛着大紅的土布，邵氏穿着新製的黑色短衣，胡女士穿着深藍的旗袍，在王正廷氏的證婚下，演出了新奇有趣的一幕喜劇。禮成後招待茶點，也是羅列着許多土貨的糕餅水果呢。

邵氏從提倡「土布短裝」而失妻又得妻之後，家庭生活是比較安定了。但是，他開始感覺，要提倡土布以博得廣大社會的同情，這工作是不容易收效的。於是，他的興趣，又漸漸回復到教育方面來。他以精密的設計和研究，創製了「爽秋普及教育車」，作為推進民衆教育的新的利器。更配合着而產生出一套民生教育的理論。組織民生教育學會，並在梵皇渡，金家巷辦民生教育實驗區！

說不定，邵氏民生教育的主張也許是受他的母親所啓示的。邵氏的母親真可算得是一位女中的英傑。現在已經八十多歲的高年了，還是很清健。幾個兒子都在外做事，她獨個兒住着，也不用人，一切買菜煮飯都是自己動手。每餐前喜歡喝幾兩「白乾」，酒酣之後，兩頰泛紅，眼光灼然，攪着滿頭皓然的白髮，談鋒甚健，滔滔不絕，十數步外可以清晰的聽到她的聲音，歷數小時不倦！她時常用激越的聲調

便死去了。遺下三個孩子，家裏只有幾畝薄田。她不但會「節約」，而且會「經營」，竟使三個孩子，一個個的由小學中學，而由中學而大學，由大學而留學。爽秋去美國學教育，鴻法秋去國學法律，明秋則學數理。「不容易啊！」她常常帶着自尊而又自慰的笑聲。

邵氏在民國十八九年時所發起的廟產興學運動，轟烈一時，就是這位老太太出的主張。別的老太太都是燒香禮佛的，她却授意兒子發起廟產興學，真可算得古怪！

邵氏在大夏任教時，把老太太從東台鄉間接來住在滬上，照理她可享福了，可是並不。她在真如的附近租了三間房屋，若干空地，畜養了豬數十頭，雞鴨各數百頭，每年獲利極豐。邵氏的提倡民生教育，提倡農村副業，不用說是受老太太的影響了。

八一三淞戰後，邵氏先到姑嶺，後至貴陽，一度要到西北聯大去，又有一度傳說他做「江蘇教育廳長」。現在，他在重慶郊外辦的民生教育學院，擁有二千多畝農場，經費也相當充足。「土布短裝」在四川或者不至於像上海那樣碰釘子吧。然則看來他一時不至於他往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鑒於饒近士氣之消沉，生活的苦悶，「人間味」在元旦應運而生。

同時，妻也生了一個兒子，許多朋友向我說：「恭喜你！」我一心一德在忙雜誌，以為他們在向「人間味」道賀，於是說：「全靠大家幫忙！」

他們大笑起來，我總覺得不妙。
本期佳作如林：何海鳴先生的「太平天國南京城的人間味」，紀果先生的「北平的味兒」，真是別有風味。傅彥長先生的稿子是大容易拉的，這一次真是天大的面子。女作家有兩位：柳黛小姐和呂瑛小姐，都是赤裸裸的生活報道。他如盛國成，楊敬遠，吳觀齋，蔣山，下走，東野平，余一丁諸先生的大作，都是慘淡經營的佳構。

雖然沒有一「捉刀人」的洋洋大文，但每篇都可以助你消化。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人間味」三個字是吳觀齋先生絞出的腦汁；（吳先生就是二虫居士，半老書生。）本期封面及小插圖，悉由趙彥先生設計。

抱歉的是：梧槽先生的「三肥嘴吧」，賴翁先生的「水滸今傳」，都沒有能够登出來。這個年頭，有時需要「明哲」一點兒。
請不要見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樹穀）

行銀員會會公業同業行銀市海上

行銀源滙海上

辦 理 商 業 銀
 行 一 切 存 款
 放 款 及 國 內
 各 埠 匯 兌 等
 業 務 手 續 敏
 捷 服 務 週 到

號 部	四 各	九 接	路 轉	波 號	甯 一	海 話	上 電
號 號	○ ○	五 四	二 一	康 中	分 建	京 州	南 蘇
街 街	○ ○	五 四	二 一	路 市	西 大	進 錫	武 無
街		大	廟	塘	北	州	蘇
街		處	事	觀	辦	錫	無
口		前	中	城	觀	進	武
號	○	三	一	街	西	錫	武

夫 子 廟
小 蘇 州

鴨 脆 大 王
加 辣 牛 肉
椒 鹽 香 子
菓 油 美 香 酥

猪 油 年 糕

桂 花 馬 蹄 糕
肥 兒 代 乳 糕
什 錦 太 妃 糖
奶 油 巧 克 力

電 話 二 二 一 〇 八 號

和 祥

食 品 公 司

猪 油 年 糕

上 市

投 子 交 切

黃 白 交 切

單 油 酥 糖

玫 瑰 酥 糖

· 店 總 ·

中 央 商 場 北 部

支 店

中 華 路 三 山 街

夫 子 廟 前

電 話 二 二 八 九 一 號

南 京

謙 豐 文 具 印 刷 紙 號

經 售

承 印

書 籍 雜 誌
單 政 表 冊
西 式 簿 記
美 術 文 憑
中 西 紙 張
文 具 儀 器
八 寶 印 泥
湖 筆 徽 墨

武 漢 路 虹 橋 口 一 五 二 號

上 海

孫 新 記 營 造 廠

承 包 建 築
房 屋 工 程
定 造 各 式
中 西 木 器
價 目 克 己
歡 迎 賜 顧

地 址 南 京 武 漢 路 二 三 二 號 分 廠

周益興號

發行五味香肚風腸肉鬆
金華茶腿東陽蔣腿各種火腿

本號自遜清開
業迄今歷有一
百餘年對於香
肚製造素極研
究精良口味佳
美採辦金華茶
腿東陽蔣腿務
求貨色道地在
津浦滬京一帶
大江南北早負
盛名口碑載道

總店大彩霞街六十八號
支店建康路一一八號

裕成茶號

名山珍品

茉莉大方 · 西湖龍井
祁門烏龍 · 五寶珠蘭

罐頭禮品

總支店：下關鮮魚巷十一號
店：中華路二二四號

聯昌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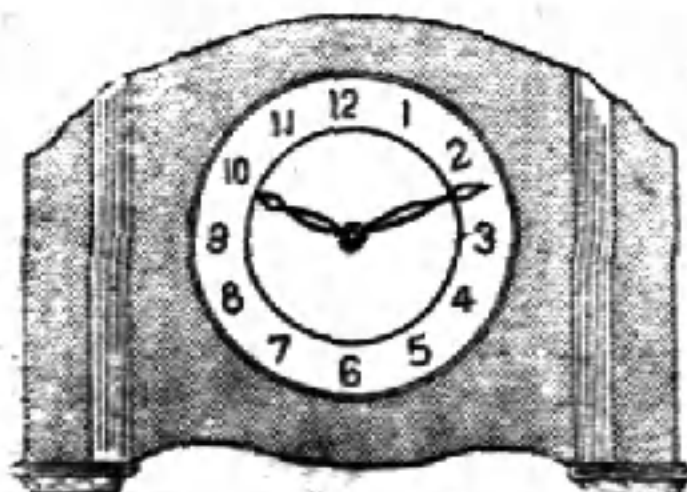
南京鐘表業權威

恭賀
新禧

經理名廠高貴出品
鐘表眼鏡唱機唱片

南京總店中央商場北部
支店中華路三山街

精工修理



售價比眾公道

備貨比眾新型

南京銀行公會會員

華興商業銀行

南京市銀行

農商銀行

江蘇地方銀行

南京興業銀行

南洋商業銀行

建華商業銀行

上海匯源銀行南京分行

泰和銀號

元益銀號

經營銀行一切業務

大眾美化美術

經濟美觀耐用

草 地 毯

大小尺寸齊備
顏色花樣繁多

南京支店：大中華商場內
鄧甫記柳草器廠
總店：上海西藏路二〇一號

華豐洋服號

冬令大廉價 驚人犧牲

頭號馬褲呢 高貴西裝料
各色大衣呢 子女時裝代

花色繁多 不及細載

地址：夫子廟龍門街七號

三新池浴室

水開溫如 汀放暖春

地址：中華路三山街
電話：二一八—



治肺病為速
療癆為迅

Tubercidin

抗癆素



新明行 經理
新亞藥廠 製造

新亞配方部

特約前鼓樓中央醫院名醫應診

專配各國醫師處方

地址

南京白下路
二一〇號
新明行
(前新亞藥房原址)

出診隨時到

廖鏡年大醫師

下午四時至六時

范集成大醫師

徐毓華大醫師

下午二時至四時

敖寰洲大醫師

中午十二時至二時

張舜齡大醫師

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日夜服務

取價低廉

藥效迅速

選料精良

中蘇製藥廠出品
永明公司總經理



始終第一



欲體魄雄偉須刻
苦鍛鍊但先天性
缺陷終難彌補惟
能常用「鹿茸賜
保命」既可修補
先天不足更能補
助後天調理因其
效驗始終為賜保
命製劑中之冠軍

鹿茸賜保命

丸補 針補

永明公司 廣告部代客業務

設計報紙廣告 繪製各項畫稿 佈置新穎櫥窗 業對門面裝璜
計劃商標圖案 精製電影燈片 膠牌油漆廣告 代辦銅版鋅版
地址：南京中華路四四一號

首都唯一百貨大商場

永安商場

夫子廟貢院街

參加商場

銀號 百貨 西服 時裝 綢緞 文具 皮件 皮鞋

綢緞 鐘表 漆器 五洋 磁器 食品 糖菓 玩具

建築最偉大
設備最完善

自建最新立體型全
部水泥鋼骨四層大
廈一二樓開作商場

刻正積極興建中！
預定農曆正月開幕

